



黄河儿女

贺政民



おはよ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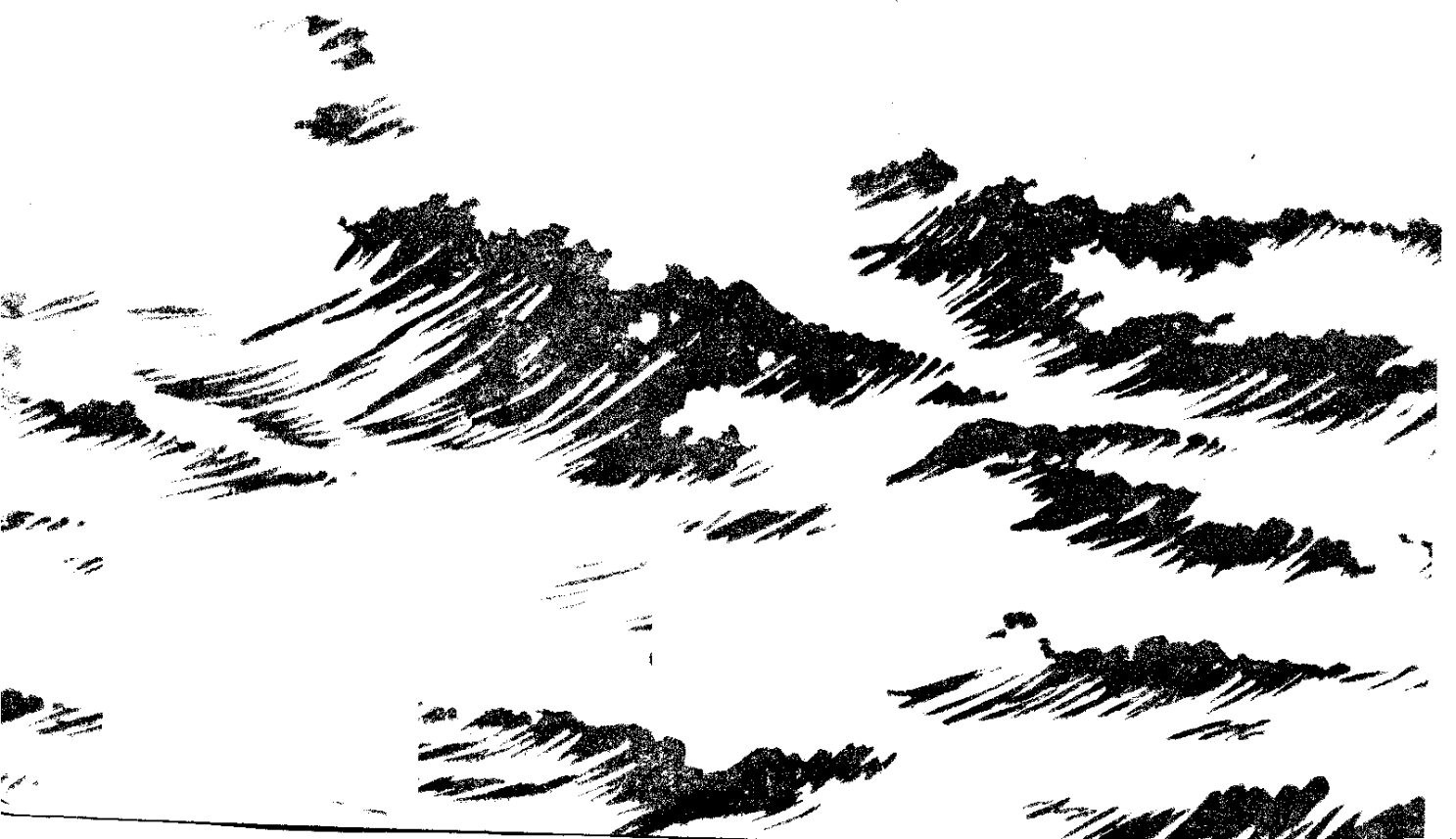
...

黄河儿女

贺政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·呼和浩特



水归了大海还有浪，

风入了山林还有声。

——民歌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六二年，是我国人民难忘的一年。

帝修反趁我国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，掀起了反华、反共的反革命逆流，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；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蠢蠢欲动，隐藏在党内的叛徒、特务、阶级异己分子也卖力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。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中流砥柱，力挽狂澜，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，发出了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伟大号召，率领全党、全军、全国革命人民击退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，取得了伟大胜利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黄河岸边杨柳大队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尖锐激烈的斗争为缩影，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、幽默风趣的语言描述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矛盾和斗争，展现了英雄的黄河儿女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活画卷。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作品对黄河独特风光的描绘以及浓郁的泥土气息，读后均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。

黄 河 儿 女

贺 政 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45.375 字数：357千 插页：2

1978年3月第一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28 每册：1.10元

主 题 歌

滚滚黄河，古往今来血浪多。历史长河几千年，总是战火作飞波。

黄河啊，你是生活的脉搏，中华民族的血液。你从来不作平湖秋月似的闲适生活的幻想，你总是于大浪汹涌之中开创着新的战斗历程，欢度着永不消逝的青春。即使在千里冰封的寒冬季节里，你也没有停止过斗争——薄薄的冰层下百，仍有你的热血在沸腾。请回顾一下几千年的战斗历程吧！是什么推动你不断地前进？浪打浪，啪啪响。这不正是你生活的节奏，前进的动力，进行曲的旋律吗，黄河？

黄河啊，你是生活的脉搏，中华民族的血液。你那冲击堤岸的大浪歌，撞碎岩石的波涛声，不正是社会上两个阶级刀枪击撞的回响吗？你那腾空而起的波峰，到处飞溅的浪花，不正是黄河儿女战天斗地的形象写照吗？

黄河啊，你是生活的脉搏，中华民族的血液。你一路上总是

大喊大叫，用金涛书写着战斗的誓言。你一往直前，万难不屈，把阻挡去路的云峰三岭视如卧羊一群；你又把前进路上的千川万溪专为同志，搂抱在自己的怀中一迈向前。

黄河啊，你是中华儿女的母亲，中华民族的摇篮。你迎着火红的朝阳，目标始终如一；你那金黄放亮的粗壮的身躯，每日每时都在拥抱真理！

英宏的黄河儿女啊，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，共产主义天竺的奠基人！你披着霞光编织的火红的衣裳，驾着社会主义的浩荡东风，肩负着时代赋予你的光荣使命，踏上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征程。是你，用阶级斗争的大刀长矛，撬开一扇扇新生活的大门；是你，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火炬，烧红一个个黄河的早晨。

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，是你的生活故事的主题歌；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，是你的改天换地的进行曲。你那永不入鞘的战刀，从来没被凯旋门上的花环挂住；你那勇往直前的战马，哪天不在新的长征路上打印蹄花？三大革命运动的团团烈火呵，正是你亲手培育的陪伴新生活的灿烂花朵！

英宏的黄河儿女啊，祖国的新生活的开垦者，革命的新生命的保卫者！你那思想的饼子，时时被真理的太阳照得通红，总是让革命的实践掙得锃亮。你决不允许资本主义的黑色逆流，再度污染金灿灿的黄河水；更不答应借尸还魂的蒋记鬼怪，趁着自然灾害的袭来，把新生活的波涛，拖回到那死灭了的时代。你，用大干社会主义的汗水，浇沃着万紫千红的未来。你，挺立在人民共和国的五采门下，注视着魔鬼们伸来的黑手，守护着社会主义新生命的摇篮。你，总是站在征帆鼓荡的革命船头上，抽出无公无畏的战刀，劈砍着惊涛骇浪；你的船头所向，始终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是共产主义的正前方！

英宏的黄河儿女啊，继续革命的开路先锋！在所有制方百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，在人民公社大厦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之后，你既没有躺在公社后院的花丛里午睡，也没有挤到公社于头的柳荫下散步。你那深沉的思想的海，又被新生活的波涛掀动了起来：公社在成长，斗争在继续；水归了大海还有浪，风入了山林还有声。当人民公社的第一个早晨，揭开东方天际的帷布向你走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昂然屹立在继续革命的新的起跑线上！从此，你推开了又一扇新生活的大门，日夜守卫着人民公社的金色大厦，时刻监听着大河上下的风声，雨声，雷声，涛声……于是，《黄河儿女》的故事，就从这里开了头……

第一章

一九六二年的春天，正点到达了黄河两岸。

春风给大自然带来了活力和光采。对春的气息特别敏感的黄河滩上，闪闪烁烁地，布满了绿色的星：点不洩数目的草芽儿，早已在土地母亲的腹内萌动着，现在终于顶破了表土，显示出一股积极向上的劲头。杨柳的枝条渐渐地发了芽，而且在晨风中打着唿哨，仿佛是呼唤着多咀的喜鹊。黄河正在解冻，波涛们呼啊喊啊，轰赶着破碎的冰块。河面上左一片金，右一片银，这里闪光，那里放亮，给人一种轻爽快活的感觉。春的消息刚刚散播开去，自然界的一切就活跃了起来，全都显得那么舒坦，那么愉快，那么机灵。

一打早，公鸡们就润开了发痒的喉咙，热情地赞美着春天，歌唱着早晨；多采的尾翎在春风中起舞，血红的鸡冠在朝霞里抖动。同一个时刻，田野里出现了送粪车的轮子声——好象是男高音；鞭花炸出的串串脆响，又象是女高音；……难怪人们都说，

春天是热火朝天的季节，真也是啊！

艳丽的朝阳喷薄而出，给黄河两岸一望无际的沃野上，哗地镀了一层色调柔和的金红。热传奔放的黄河，紧紧地搂抱着一片烟云的县城，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元帅，敞开了金色的军大衣，露出一怀翻翻卷卷的革命风云。

县人民委员会的会堂里，正在召开“全党动手，全民动员，大办农业，大办粮食”的誓师大会。庄严肃穆的主席台上，摆满了盆栽的鲜花。花朵间透露出点点绿意，花冠上反映着金色的阳光。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！”的大幅标语，在阳光与红旗的辉映中闪闪发亮。

群英满坐，热气腾腾。震天动地的鼓掌声形象地表明：时代列车的巨轮，正在向前滚动。现在，大会执行主席走向扩音口，带着激动的微笑上布边：

“下百，请上湾公社杨柳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春山同志发言。”

雷鸣般的掌声轰然炸发，同大堤那百黄河的波涛声亲切地呼应着。来自全县各地的代表们，一边鼓掌，一边探头张望。

掌声还在继续。大会执行主席走到主席台口，焦急地向台下东张西望。

“王春山怎么还不登台呀！”台下有人小声呼喊。

就在这人呼喊的当口，县委书记张哲英，蓦地从会坐的正门上闯了进来。他手里提着个鼓溜溜的小布袋，急匆匆地穿过座位夹着的过道，跨了个箭步登上主席台。

“同志们！”张哲英庄重地把那个小布袋摆在讲桌上，摊开两手把掌声按了下去。“刚才，王春山同志接到个电话——杨柳大队出了点问题。今天的闭幕式，他就不参加了。他的发言稿，由我来代读。”

台下发出一片细碎的议论声。

张哲英代读发言稿的声音，冲散了台下的纷纷议论：

“同志们！现在，我代表杨柳大队党支部，向大家汇报工作。

“首先，我要提请同志们注意：放在讲桌上的这个小布袋可不一般呀！它不仅装满了国家供应给我们的五谷杂粮，而且还记载着我们大队的沉痛教训。一九六〇年，资本主义这个恶鬼，趁着连年大旱造成的困难，钻进了我们杨柳大队。它挑起了包产到户的黑旗，破坏了扬水站的建设，把紧临黄河的杨柳大队，害成了不光采的消费者：专苗喝不上黄河的水，社员吃不上自己的粮。这一年，单是我们小小的杨柳大队，就吃掉国家的供应粮四十八万斤！这个小布袋的实际分量，竟是这么重啊，同志们！”

会场上，挣，挣，挣，挣得几乎能听到代表们那急促的呼吸声。

张哲英离开讲稿，沉痛地向大家作解释：

“头几年，特别是一九六〇年，杨柳大队确实出现过困难的局面：连年遭灾，粮食欠收；有人乘机搞起了包产到户，把好端端的杨柳大队，糟塌得简直不成样子了。那时候，春山同志是专年突击队长。他嚼着国家供应给他们的粮食，硬是咽不下肚去；他的心，就象被油煎火烙着一般：每当他往锅里下米的时候，总要捏出一小撮来，装进这个小布袋里去……”

张哲英说到这儿，满眼闪射着忿怒的火焰。停了好一会，才又把话接下去：

“同志们，装在这个小布袋里的，是杨柳大队的贫下中农，对社会主义的深恨厚怨，对资本主义的满腔怒火啊！”

张哲英的目光，又落在春山的发言稿上。代读发言稿的声音，充满了整个会堂：

“同志们！从前年冬季到去年春上，我们杨柳大队，在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狠批了资本主义，在大旱之年，造起了引黄灌溉的扬水站，一年就摘掉了‘缺粮户’的帽子，给贫下中农的脸上，增添了新的光采！”

会堂里，春潮涌动。思想的火花，振奋的思绪，把张哲英代读发言稿的声音，激发得更加宏亮有力：

“可是，直到今天，有人还在说，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地主没地了，富农不富了，贫农也不贫了，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。这话，不对。为了说明问题，请看我们杨柳大队的事实：正是今天早上，在我们杨柳大队，冒出一个阶级斗争的新问题……”

春山这话，实实在在！现在，让我们把摄取生活画面的镜头，摇到杨柳大队去！

王春山连早饭都没吃，就急匆匆地踏上了归途。

太阳登上了东方的地平线，殷红的朝霞渗入到海一样的蓝天里。春山沿着曲曲弯弯的黄河左岸，大步流星地赶着路程。在草枯沙肥的河滩上，他留下一串目标始终如一的脚印，开出一条耐人寻味的洒满阳光的路。

王春山，三十岁刚刚出头。他穿一身干净贴体的兰布衣裳，戴一顶风吹雨洒过的褪色军帽；被叶绿素涂染出来的家做纳邦布鞋，记载着他在庄稼地里的革命行程。他个头儿虽高，却不显得多余；胸背并不那么宽阔，然而肌肉挺突。那双乌亮的眼眸里，满是兴奋的闪光——好象对什么都发生兴趣。这双眼，仿佛一汪能思想的智慧的清泉在活泼地闪动，每一闪动，都是一种思想的闪光。青春的火焰从他的眼里漫伸到两颊；他紧紧地丁着堆满碎乱凌片的河石，好象要下决心烧化这一河乱凌，燃着那满河的春风似的。

春山正在回想往事。他要把刚刚过去的往事拉回来，理一理杨柳大队阶级斗争的经线和纬线、明线和暗线啊！

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夏季。杨柳大队的老支书在省里学习期间，大队党支部的工作暂由付支书路全来负责。路全刚一负责工作，就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黑风。他要把老支书早已奠了基的冬造扬水站的工程，立即判死刑。他要把干旱待救的人民公社的苗田切成碎块，拨拉给各家各户去经营。理由嘛，据说是很充分的：

“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措施。杨柳大队家底太薄，即便能拿得出一两块金砖，也垒不起那么大的扬水站。眼下的当务之急，是想方设法抢救冬苗。怎么抢救？我思来想去，只好把苗田分到户，来它个‘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’。换成新名词来讲，这叫‘群众路线’、‘民主作风’。”

当时的青年突击队长、扬水站工程的负责人王春山，听说要搞包产到户了，急得连晚饭都没吃，连夜去找路全谈话。

“路队长，”春山用恳切的眼神盯着路全，“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抗旱，合适吗？”

路全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没吭声。

春山忙把自己的旱烟袋掏出来，用手拽了拽烟袋的咀，一声不响地向路全递过去。路全一看小伙子倒还讨虚，便把烟袋接过来；烟袋还没有沾他的咀呢，忙又还给春山；自己点着一支恒大烟，默默地吐着烟圈。

春山心事重重地装了一袋旱烟，没有点火就吸了起来。路全一看这般光景，禁不住笑出声来。

气氛活跃了，路全也开口了：

“春山，我想反过来问问你：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细想一下再回答。”

春山不解其忌地转动着眼珠儿。

路全得忌地笑了笑，自己先来作解释：

“现在，龙王爷已经横下一条心，非给我们一点厉害瞧瞧不可。因此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，是能不能揭得开锅的问题。古话说，‘民以食为天’。咱都是共产党员，要是解决不好群众的吃饭问题，连蒋该死也要看咱的笑话啊！”

春山一听路全这话，觉得味边有点酸。他对路全的所言所行，实在有点想不通：“爹造扬水站，正是为了引黄淤溉嘛！可你路队长却硬是不认这门亲，偏要拿包产到户的刀子，把人民公社的身子割成零。路队长啊，路队长！咱可不能睁着眼瞎走绝路啊！”想到这里，春山终于鼓起了勇气，直言不讳地提醒路全：

“人民公社迁到的困难，只能借人民公社的力舅来解决。咱不能……”

“春山！你可不能咬住死理不松口啊！”路全不耐烦地打断了春山的话，“这会儿的农民，哪个不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？借社员群众来抢救苗田，不就是借人民公社的力舅来解决困难吗？”

春山对路全的这种诡辩术，十分反志。好在这位从小就在人民军队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，很有几分耐心。现在，尽管路全傲气凌人，他也能够从容相劝：

“人民公社的力舅，是集体的力舅嘛。离开了集体的力舅，我们就要害软骨病，你说的那个龙王爷，就要欺负咱老百姓。”

路全一听这话，当下沉了脸儿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孩子！我可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摆老资格。依我看，你这棵苗，壮实倒挺壮实，可惜还有点嫩。往后，你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，要多在肚子里转几个圈儿；转着，转着，路子就通了，情绪也就好了。疼吗？啊？”

谈话进行不下去了，春山站起来，在鞋底上搥掉烟灰，带着善意的微笑对路全说：

“路叔，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。我该走了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春山又去找另一个人——正在杨柳大队跑点的公社党委付书记杨斌。

春山刚把他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说了一遍，杨斌就笑起来。

“春山啊！你呀，到底还是个娃娃。”杨斌轻轻拍着春山的肩，表示出他对老战友的后代的亲热。“社会上的事，复杂得很啊！小学课本里那个‘ $2 + 3 = 5$ ’，在咱们这里用不上哪！什么‘社会主义’、‘资本主义’！你能解释得了吗？在你来说，只能当名词术语来背诵一下。孩子，回去吧。往后，要在现实生活里多打几个滚儿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认识清楚。”

春山皱着眉头不言声。尽管杨斌下了逐客令，他也不动窝——想不通啊！实在是想不通啊！

杨斌忙把文件和牙具收拾到提包里。他拎起提包，照着房门走了两步，忽又住住，回过脸来对春山说：

“现在是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。在这样的形势面前，你作为一个年轻党员，不能无动于衷啊！路全同志是你爹的老战友，你难道对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吗？他搞包产到户，确实是一片好心，完全是为了挽回目前的危局。你是革命烈士的儿子，你应当理解路队长的这种心情。好了，回去好好想一想吧！”

杨斌走了，春山还站着。他把旱烟袋插在烟荷包里使劲地挖起来。但他一袋烟也没有吸，主忌就酙成了：“一个肩膀扛不起碌碡来。咱要想顶住那包产到户的风，还得去发动群众！对！就是这个主忌！”

春山好象一把引火的柴，很快便把群众的斗争火焰点燃起来。

路全和杨斌根本不理这一套，照旧把包产到户的黑旗挑得老高。于是乎，一望无际的人民公社的苗田，一家伙就被包产到户的刀子切碎了；建设扬水站的工程，也被路全一脚踢翻了；实裕中农的桔槔和轱辘，全都唱起歌来了；分给贫下中农的苗田，一天比一天发黄了。

两极分化的悲剧，很快就在杨柳大队出现了。王春山的心，被两极分化的悲剧激怒了。他一连几夜没睡觉，给县委写了一封很长的仗。可惜的是，县委书记张哲英收到仗的时候，节令已是寒露，包产到户造成的悲剧，已经在杨柳大队沱了一壑场了。

正在酸枣沟大队跑点的张哲英，收到王春山写给县委的仗件之后，连夜跑了七十里山路，马不付蹄地赶到杨柳大队。

这位刚从外地调来、发鬓已经斑白的县委书记，一入杨柳大队的地界，就迎着火红的朝阳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秋茬割脚的田野，认真地来了一次“战地考文”。他百对被包产到户的刀子切碎了的土地，心中火浪直翻：“啊！人民公社的好端端的一块锦缎，果然被裁成了百家衣！可耻！可恶！”于是，他憋着一腔怒气找到了杨斌。他掷向杨斌的第一句话，便是一把锋利的刀：

“同志！你已经犯了严重错误！”

杨斌吃惊地抽了一口冷气，吊着眼珠瞅着张哲英。

张哲英略微定了定气，忙又把话接下去：

“诗你马上离开这里，公社党委要开门歪风。你，要作好检查错误的准备。”

“张书记，诗你冷静一点，情况是复杂的。”杨斌用太然自若的语调，掩饰着内心的不安。

“同志！”张哲英用研究的目光打量了杨斌一眼，“包产到户的刀子，已经搁到社会主义的脖子上了！这不叫‘情况复杂’，